

文天祥

章衣萍譜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文天祥

目次

一	少年的壯志	一
二	棄官的悲憤	四
三	勤王救國	九
四	身入虎穴	一六
五	京口逃難	二二
六	不幸被捉	三五
七	正氣長存	四三

文天祥

一 少年的壯志

文天祥生的時候，他的祖父做了一個夢，彷彿夢見一個小孩，從雲中下來，落在他的家裏。所以天祥生下來以後，他的祖父高興得很，替他取個名字，叫做「雲孫」。

他生於江西，廬陵縣，他的祖父也是一個忠厚老實的人。那是宋理宗三年，（西歷紀元一二二六年），時局十分不安的了。他少時就在鄉下念書。有一天，他的家裏同他到學宮裏去祭孔子，那祭祀的禮節是很隆重的。有音樂，有整個的豬羊擺在祭桌上，

真覺得莊嚴而且光榮。天祥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年，那時真感動極了。他看見學宮裏，有廬陵地方的先賢，歐陽修，楊邦義，胡銓等人。都有塑像在內。那些塑像都塑得活靈活現。他的家人指點這些塑像，並且把他們的歷史都講給他聽。他聽得感動極了，說：

「將來我死了之後，如果不同這些先賢一樣，塑像站在學宮裏，就不算大丈夫了。」

這可見天祥少年的時候，就已立志做偉大人物，的確是不凡得很。

宋代取士，是用科舉制度。後來，元，明，清，三朝，也沿着用這種老法子。考試的時候，每個人都希望中狀元，因為狀元

是最光榮的功名，天祥是寶祐四年的狀元。他中了狀元，家中人都覺得歡喜得很。

他平常就愛做文章。他做文章從來不打草稿。總是凝神靜坐，一氣呵成。當時的考官王應麟看了他的卷子，十分高興，說：

「這本卷子，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可爲本朝得人賀。」

那時候，天祥祇有二十歲左右，同時他的弟弟也登科了。他的父親名革齋，送他們兩兄弟進京考試，心裏真是十分開心。果然兩兄弟都考取了，老人家的歡喜，也就可想而知。可是他年紀老了。俗語說得好，老人家同風中之燭一樣。他的兒子們剛剛在五月二十四日報捷，二十八日，那老頭子就死了。

天祥和他的弟弟，正在興高采烈的時候，來了這樣的打擊，

他們真是悲哀得不得了！可幸南宋的時候，對考中了狀元的人，優待得很。他的死了的父親，由皇上給款發喪。不久，朝廷就命天祥去做寧海節度使判官。

二 棄官的悲憤

那時代，正是一個內憂外患的時代。

半壁江山已經失去了，



兩兄弟哭哭啼啼的，扶柩回家了。

5674
8466
36

自從高宗南渡以後，祇剩了可憐的半壁江山！那時的朝廷，正同一所破房子，在淒風苦雨中飄搖着。

在這樣艱難的時代，朝廷裏，却多是壞人得勢，好人滾蛋。來了黃潛善，王伯彥兩個奸臣，宗澣和李綱兩個忠臣便告退了。用了秦檜，岳飛便殺却了！用了韓侂胄，大學生立刻殺了十多個人。一時的正義，都消沉了！

天祥的時代，正當賈似道專權，丁大全為相。天祥雖然是一個小官，像他那樣精明強幹，富於愛國熱血的人，如何能不發憤圖強，留心國事。

寶祐六年，（即理宗二十二年）蒙古大舉南侵，宋朝的官兵，一點用處也沒有。蒙古兵進四川以後，接着把廣西，貴州都

國家圖書館



002878550

1374039

佔據了，更用重兵，向兩淮及長江上下游進兵。江西不保，武昌也被圍了。那時的老百姓，在蒙古人的鐵蹄下，真是同廚房中的肉一樣，隨便可以宰割。可是那時的皇帝，大臣，將官，真是一點法子也沒有。大家都害怕極了。

有一個太監董宋臣，請皇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別有一個太監何子舉，以爲四明也去不得，皇太后也不想去，於是說說便罷了。

天祥聽見遷都的消息，很不以爲然。他以爲，臨安的形勢已經失了。四明是靠海的小郡，從前高宗到那地方去的時候，幾乎沒法自存，已經上了一次當，如何可以再去上當呢？所以不顧一切，上書請斬那些專權誤國的臣子，並且斬却那些干涉政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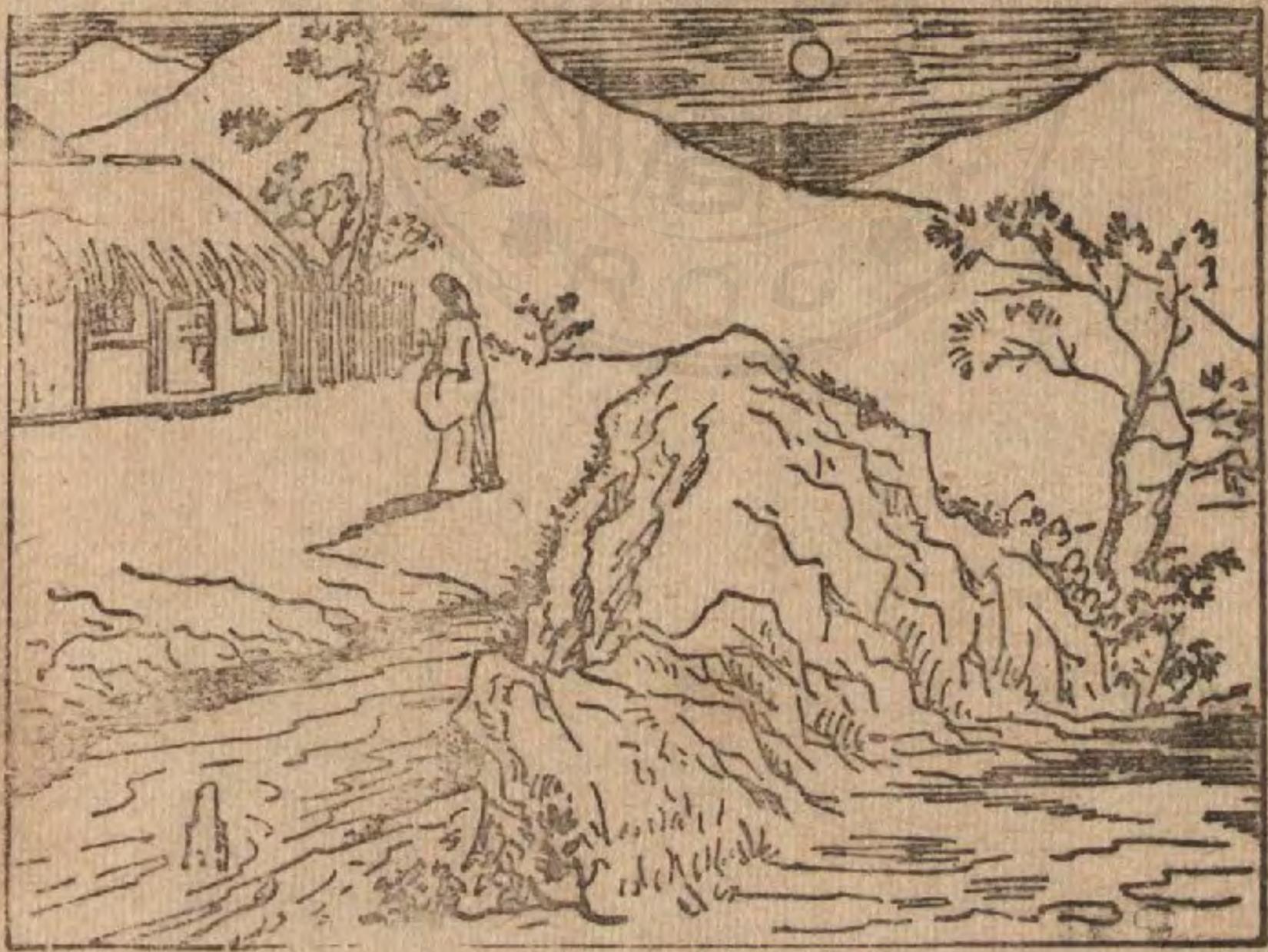
太監。

像他那樣一個小臣，他的議論，如何能打斷那些奸臣的心呢？書上去之後，真同石沈大海一樣，一點消息也沒有。他氣極了，想這樣的朝廷，還做什麼官？他即刻辭官不做，回家隱居了。

理宗死了之後，度宗即位了。他用天祥做尙左郎的官。不久，天祥的意見，又同奸臣賈似道不合，免官回家了。

天祥回家之後，他覺得這樣的時局，真是沒有法子了。但他却不能忘情，他是想替國家做一番大事業的。他想趁這閒暇的時候，還是修養自己的學問，好爲將來効力國家的準備罷。他在文山（後來大家叫文天祥，爲文山的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子。

文山，在廬陵之南，約一百里，兩山夾着一條小河，河中奇奇怪怪的石頭，林立在那裏。溪水曲曲折折地流着。從高下流，風景十分美麗。河中的石頭，有的像人，有的像狗，有的像獅子，有的像老虎，有的站着，有的躺着，各有各的趣味。站在山的最高峯，可以望去幾百里遠。雲哪、煙



他在文山的上面，造了一所小房子。

哪、草哪、木哪。望去似一幅圖畫，他的房子，造在山南，那是一塊平闊的大地。溪水在他的前面。青山在屋的上面，流水在屋的下面，那真是絕妙的好風景。天祥在那裏閉戶讀書，隱居求志，他受了那樣好的環境的影響，所以後來能夠有成仁取義的大節，他在悲憤的時代能注意靜的修養，這是我們少年人應該取法的。

三 勤王救國

那時蒙古的呼必賚分三路打來，帶了大兵來圍鄂州。當時奸臣賈似道，奉命援鄂。可是他是一個不抵抗的將軍，移軍黃州，同蒙古人求和。一面還欺騙朝廷，說是打了勝仗。

後來，呼必賚改號爲元，遣將攻打襄陽，一連五年。守將呂文煥，是個很能幹的人，用盡了方法去抵禦。可是朝廷方面，一個救兵也不肯來。文煥每次去巡城，總望着南邊大哭。他向着朝中告急，賈似道却把奏章藏起來，不讓皇帝知道。呂文煥到了糧盡兵孤，沒有辦法的時候，祇好投降了元朝。可憐困守了七年的將官，這樣的下場！他爲什麼反過來攻宋呢？那是因爲他恨着賈似道的原故。

度宗九年的時候，天祥出山了，爲湖南的提刑。英雄出馬，將邵陽永州一帶的盜匪，殲滅得干干淨淨。百姓是非常感激他。可是賈似道仍在朝，卻十分妒嫉他，天祥仍然不得志。後來他上書請求移守本省一郡，以便奉養老母，便到贛州去了。

那時候，元兵得了襄陽了，接着又轉攻郢州，郢州的守將張世傑，是個勇而多智的人。他預先在漢水南岸，設了許多攻具，把鐵鍊橫起來。戰艦封鎖了，種了許多椿木，在水中暗置了礮弩，每個要口，都密植下椿木。元軍襲城了，因為世傑各方面都佈置好了，所以元軍一些法子也沒有。那時元將巴顏帶兵渡過長江，圍住了漢陽，又圍住了鄂州，太守張晏然抵擋不住，只好投降了。巴顏便叫阿爾哈赤用四萬人扼守鄂州，一面想取荆湖，自己又帶兵直搗臨安。這時宋的國運，好像一個病人，所有的毛病全露角了。臨安的风景真好呀，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芙蓉閣邊，香蘭亭畔，這時都黯然失色了。

元兵到了臨安以後，那時是陳宜中爲相，也想不出一點守禦

的計策，遂下詔天下的兵勤王。

什麼是「勤王」呢？便是用兵救王室的意思。天祥聽見這個消息，一時忠義奮發，不能自禁，他本來是一個文臣，沒有一些軍事經驗的，可是爲了一心救助王室，便什麼也不顧了，就約了幾個豪傑，又結了溪峒的山蠻入衛，各處士民響應，不到幾天，已經招集了三四萬人了。他們都是感着忠義二個字而來的，大家都想試試他們的力量，用熱血去向敵人拼命。天祥極想背城一戰，然而朝裏的奸人又在播弄他了，竟不許他們去打仗。宰相陳宜中不贊成他的舉動，雖然大家反對陳宜中，也無所用了。

後來京師的情形更危險了，那時大家都明白君昏於上，臣蔽於下，大家爲了要保全性命，也顧不得了，急詔天祥率兵進

京。

那時朝廷好像死人一般，脈差不多停止跳動，血也滯住不流了。天祥雖然是一個好醫生，但有什麼把握醫活這個死人呢？話要說回來的，一個好醫生不能治活一個死人，不能說他不是。一個好醫生；一個忠臣不能把亡了的國家挽救過來，不能說他不是。一個忠臣吧！

天祥的朋友勸他不要進京，他的理由是說：

「國家已經快亡了，你去中什麼用？而且你新募的兵，連鎗柄子都不知道怎樣拿，那裏能和元軍打仗呢？元軍好像一羣狼虎那樣狠，你的兵却好像一羣綿羊，怎樣上前陣呢！」天祥是一個良醫，又是忠臣，他那裏聽這些話呢，他堅決的

說：

「我那裏不知道，祇因為我們的祖國將亡，竟沒有一人一兵來援助，我真恨極了，所以我願意以身報國，雖死不惜。我們的勇氣，一定可以得着忠臣義士們的同情。起來的人多，事情就好辦了，國家或者可以保全於萬一。」

天祥終於帶着兵走了，但



天祥終於帶着兵走了。

是糧餉沒有着落，天祥便把所有的家私變賣了，充做軍費。他每次和朋友談起國家大事，便痛哭流涕的說着諸葛亮的話：

「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大家聽了都很感動。

那時，賈似道已經不在朝了，他的冤家總算少了一個。王爚、陳宜中做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拜天祥爲權兵部尙書。

恭宗元年七月七日那天，天祥就從吉州發兵，八月到了闕下，駐兵在西湖上。九月朝廷命他知平江府事。十月十五日到府辦事，遣兵到常州去解圍，朝廷因爲獨松關地方很危險，又叫天祥趕快帶兵去，天祥怕他一走，平江便空虛了，所以想兩面分守。然而朝廷不肯答應他，連着來催了幾次，天祥弄得沒有法想，便棄了平江，轉到臨安去了。可憐他走了不到三天，平江便

落在元人手裏了！當時那些百姓，都怨恨文天祥，說他不應該放棄平江走掉，把種種罪過堆在他一個人身上。天祥沒法，只好把朝廷叫他放棄平江的事，寫了一個札子，貼在朝天門上，百姓看了才明白這樁罪過，是朝裏的人造成的。

四 身入虎穴

那時，元將巴顏已經攻到臨安附近了，朝裏的官僚，都是一班飯桶，走的走了，逃的逃了。天祥便倡議以下數事：

第一，送吉王信王離京，一個到閩，一個到廣。萬一國家有變動，吉王信王可以在閩廣再立起來。吉王信王是顯帝的兄弟。

第二，送福王或是沂王到臨安去，以安定人心。

第三，請帝后秘密的躲到別的地方去，因為從前徽帝和欽帝被金人捉去了，受了許多污辱的。

第四，將京師的義士二十萬，和城內外數萬軍人聯合起來，由張世傑帶領，再和元軍決一個死戰。

他的條陳呈上去，朝廷只照辦了第一件事，其餘的全不睬他。

等到元軍更逼近了，城裏的兵將也受不住了。大家都紛紛的投降了。朝廷有旨，命天祥爲樞密使，又有旨命天祥到軍前去。天祥想到百萬生靈，立刻就會被敵人當魚肉吞了，不得不犧牲自己，挺身入虎穴。他親身到元將巴顏那裏去，想靠着三寸不爛的

舌頭，像蘇秦張儀去游說一番，使國家有一綫希望。

天祥到了元軍，想叫巴顏退兵，他說：

「宋朝是承先帝正統，不是遼金可比的。現在北朝要同我國爲朋友呢，還是想把我國滅了呢？若是要同我國做朋友，你們應該退兵到平江或是嘉興去，然後我



他親自到元將巴顏那裏去。

們再議每年給你們金帛，天祥當照所議的金帛，送到軍前。若要滅我國家，那我們兩淮兩浙閩廣還有軍隊，你們派兵去打，勝敗尙不能知道。一定弄得豪傑紛起，兵連禍結。」

巴顏聽了他的話，起初在天祥面前示威，用話來嚇他，天祥却從容的說：

「我是個宋朝的狀元宰相，富貴也算達到極點了，所欠缺的，不過一死報國罷了！國存我也存，國亡我也亡，你就是把刀鋸放在我眼前，把鼎鑊擺在我身邊，我也不怕的，你何必恐嚇我呢？」

巴顏聽了這些話，不覺恭維起來，連呼：

「好男兒！好男兒！」他知道天祥不是一個平常人，恐怕他

有別的舉動，所以把他扣留了，騙天祥說：

「前日已經叫程鵬飛到皇太后那裏去了，鵬飛回來，再同丞相商量罷。」

次日，左丞相吳堅一些人都來了，親奉降表，巴顏叫天祥和吳堅同坐，獨不放天祥回。

天祥很生氣，他說：

「我來到此地，全爲了兩國大事，爲什麼要扣留我呢？」

巴顏說：「你不要生氣吧！你是宋朝的大臣，你的責任很大的，你今天正好和我在一起談談。」

因爲巴顏知道宋朝的臣，不是小人，就是賣國賊，沒用的多，最可怕的只有天祥一個人，所以不肯放他回來。

巴顏叫呂文煥安慰他，天祥說：

「叛逆反賊，法當殺頭！」

呂文煥說：

「丞相爲什麼罵我呢？」

天祥說：

「國家不幸，到了今天。你爲罪魁，不是逆賊是什麼？就是三尺孩子，也該罵你，何況我呢。」

文煥說：

「守襄陽七年，沒有人救，所以弄得這樣。」

天祥說：

「呂氏一門，父子兄弟，受國恩很重。不幸失敗，以死報國。」

也罷，你自己愛性命，惜妻子，壞家聲，現在你合族都爲逆賊了，你還說什麼？」

文煥聽了，滿面羞慚。

巴顏從此知道天祥忠義，更不肯放他了。

後來巴顏改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又叫各州縣來投降，不得反抗，把天祥部勤王兵全解散了，把帝后趕到北邊去，可憐南宋便亡了。

那時是恭宗二年的時候。

五 京口逃難

天祥是一個忠臣義士，他的身體被人家束縛起來了，眼看着

國破家亡，他的悲痛，可想而知了。他想到元已經把宋滅了，自己一定被帶到北方去了，與其受敵人的侮辱，還是先死的好。於是想寫信給家中，料理後事，後來又覺得自殺是弱者的行爲，而且吉王信王都在外面或可再立，便忍起心來。

他從前在富陽募來的兵，現在已經退到安徽婺源，浙江處州，他們都是一些忠勇的義士，當時都願效死，想在中途把天祥劫奪回來，但是元軍很多，不易下手。所以天祥只好垂頭喪氣的跟着元軍一路行去，舟走過錢塘，看見西湖山水如畫，雷峯無恙，國家皆非，不禁悲從中來，淚下如雨。後過吳門，至京口。天祥看見金山，焦山直立江中，嘆口氣說：

「山水是永久常存的，宋朝的光榮已經不知道何處去了！」

大家將渡江的時候，隨從他的人，有個名叫余元慶的，他遇見一個老朋友，是替北軍管船的，元慶便想了個主意，送了他一千二百兩銀子，希望他找一隻船來，放天祥逃走。那人雖然是管船的粗人，却很顧大義的，他說：

「我替大宋放掉一個丞相，是很好的事，難道一個丞相祇值白金千兩不成？」

他堅辭不受，便預備了一隻小船等待着。那是一月二十九日。那個監押天祥的人，名字叫做王千戶，他坐臥不離的跟着天祥，晚上，那些隨從的人，便想了一個計策，說：

明天過了江，便是北方了，我們是南方人，離開家鄉是一天遠一天了，我們再也看不見家鄉了，我們乘此機會買些酒來吃，

大家醉飽一番吧。」

王千戶那裏知道他們的鬼計，便滿口應允了。於是大家欣然的吃着酒菜，一邊勸王千戶喝酒，又強着看門巡夜的人也喝了幾杯，慢慢地使他們都醉了。等他們睡着，天祥便換了衣服，悄悄地逃到甘露寺下，看見一隻小船正等着他，便匆匆忙忙地上了船，船開了，在路



便匆匆忙忙地上了船

上，看見北軍的船一隻連一隻，有十幾里長。

他們恐怕路上要給北軍捉去，幸而老天保佑一路無恙，逃到了真州。已經三月初一日了。

那時真州的守將是苗再成，他很高興地迎他進了城。那時交通不便，臨安與真州，雖然離開不過幾百里，但臨安的消息，是一點也不知道。天祥到了，大家才知道國家已亡了，都感憤流淚。

大家都說兩淮的兵力本不差，可惜李制使同淮西夏老，不能合作。現在既然丞相來了，那是最好的了，在這個月裏，便可連兵大舉，把江南收復。

天祥問再成：「你們用什麼計策呢？」

再成說：「我們想用一部分兵出江邊，牽制敵人，再用通泰的兵攻灣頭，用高郵淮安的兵攻揚子橋，用揚州大軍向瓜州進攻，我自己決與趙孟綿用水兵直搗京口，幾方面同時進攻，使得敵人首尾不能相顧。而且他們在灣頭揚子橋的守兵，都是無能的東西，我們的大軍一到，他們一定來降的。然後我們將淮東的兵向京口進攻，淮西軍向金陵進攻，那時敵軍遠在兩浙，他們無路可出，我們一定勝利的了。」

天祥聽了再成的一番出師大計，很是興奮。口中連說：「好的！好的！」却想不到又有變故發生。

天祥寫信給李庭芝，夏貴庭，可是李庭芝得信，反疑心天祥沒有走脫的道理，他說：

「我知道天祥同行有很多人，一定不是逃脫的，他們定是受了元人指使而來的。」

庭芝便命再成把天祥殺掉，但是再成不忍下手。有一天，再成想了一個法子放走天祥，便假說叫兩個都統帶着天祥出城看地勢，等出了城，才將庭芝要殺他的話說了。那時天已傍晚，都統急急進城，城門也緊緊的關了。

天祥雖然逃出城，但在那廣闊的城外，到那裏去容身呢？天是晚了，黑漆漆的，看不見東西。只是天上有無數的明星。天祥和他的隨從，却覺得無路可走了。

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忽然有五十人來了，他們對天祥說：「我們是苗安撫叫我們來送你的，你想到什麼地方去，我們

可以送你去。」

天祥想了一想，說：「你們送我到揚州去罷，我想見見李制使，將這回的事說說明白，再來恢復國家。」

他們便送天祥去了，到揚州附近，只見元軍很多，走一段路都要盤問好幾次，一大半人嚇得回去了，只留下了七個小兵，陪他在荒野中走着。一路上經過了許多艱難，才到了揚州，心想到揚州，把從元軍逃出的情形告訴李制使，這回的冤枉可以洗清了。那裏知道走到城門邊，便看見了一條告示，正是要捉拿他。在路上又聽見說：

「元人自從失了文丞相，在京口，揚州，高郵各地方，散布了騎兵，搜查來往行人，要捉捕他呢！」

天祥的眼前又來了這樣的打擊，真是忠臣到處受難了。跟他的幾個人，走的走了，剩下天祥在路上吃苦，肚子餓得很，也不敢上店。他忍着飢餓又離開揚州，轉到高郵去了。

他在揚州還集了一首杜甫的詩：

客子中夜發，

月照白水山。

悲辛但狂顧，

浩蕩前後間。

一路上拚命奔走，不能休息。一天晚上，走得倦了，便在一座半山上找着一個堆馬糞的地方，周圍有些短牆，可以遮遮眼。便把衣服鋪在地下坐着，想不到元軍巡哨的兵，那天正是午後出

來，雄糾糾地從牆外走過。嚇得天祥凝聲閉息，不敢出聲，元軍也沒有留意，危險也就過去了。天祥逃過這個危關，便急急下山了。找了一個破廟，廟裏正坐着十幾個破衣污面的丐婦，後來又進來好幾個拿木棒的人，天祥很害怕，不知道這些人是在做什麼的。後來知道他們是賣柴的人，才把一顆跳躍的



便將吃剩的飯菜給他吃

心兒放下了。

賣柴的人們在那裏煮飯，飯熟了，一陣陣的飯香透出來，天祥餓得很久了，忍不住有韓信乞食的念頭。一個賣柴的覺得他可憐，便將吃剩的飯菜給他吃。這真是「叩門乞食，賢者不免」了。

天祥覺得那些賣柴的人們，很老實，便把自己逃難的情形一五一十說出來了。並且懇求他們送他到高郵去。那些賣柴的人大家並不推辭，他們說：

「到了賈家莊的時候，可以買些飯菜充飢，僱幾匹馬，辦些乾糧，在路上便舒服得多了。」

這叫做絕處逢生，天祥覺得歡喜極了。賣柴的人們在前面雄

糾糾地引導着，到了賈家莊，大家便吃飯，又僱了馬在黑夜裏趕路。走了四十餘里路，到了板橋，在黑夜裏，大家却走迷了，走到四野裏去了。

天亮的時候，大家都疲憊極了。忽然隱約地看見北兵騎着馬跑來了，大家一齊都嚇昏了，不知躲在什麼地方才好。後來看見傍邊有一座竹林，便紛紛的躲進去了。

不多時北兵果然近前了，他們繞着竹林呼喊，大舉搜索，天祥的從者死的死了，傷的傷了，逃的逃了，天祥躲的地方，可是北兵的人馬走來走去走了好幾次，都沒有看見他。

他心裏想，這回一定死的了。可是青天有限，忽然來了一陣大風，接着一陣大雨，把那些野蠻的北兵，都刮得逃去了。

在這樣危險的前途，但是天祥仍舊勉力的匍匐，向前進行，因爲又驚又累，沒有力量走路了。跟他的人看見天祥疲勞的樣子，大家也都着急了。後來在路上遇見一個掘土的鄉下人，身傍放着一個盛土的大筐子。大家便出了一個主意，就是把土筐子當做轎子，請疲乏走不動的天祥坐在土筐子裏，他們大家輪流抬着他走，一路平安，直走到高郵。

高郵那地方正在戒嚴，往來的人，都須搜查盤問，可是天祥像鄉土老兒坐在土筐子裏，動也不動，很萎頓的樣子，又看見他們一行人，有的滿面流血，有的全身污穢，多以爲他們是遇着盜匪了，只有可憐他們的，却沒有疑心他們的。

本來到揚州去的，聽說揚州制使，有文書通報各郡縣，說天

祥是元人的奸細，教大家要嚴密防範。可憐這樣一個忠臣，竟受人疑心到奸細。所以他不願進城，又急急地坐船走了。

幾百里的風波，十餘天的漂泊，天祥吃了千辛萬苦，到了通州了。

六 不幸被捉

那時，宋朝的江山，大勢已去了。天祥却還想以隻手挽回宋朝的江山。吉王那時在福州，得天祥上表勸進，就即位爲帝了，召天祥爲觀文殿學士侍讀。天祥到了福州之後，又拜他做右丞相，因爲他的意見同陳宜中不合，所以他不敢拜命。遂用樞密使同都督諸路軍馬，發行都，出劍南，號召四方。十月，到汀州。

次年三月收復梅州，始同母親，妻子，兄弟相會，自從江西失陷以後，天祥同他的家人，已經好幾年不見面了。

天祥是無時無刻不以恢復宋朝的山河爲自己的責任的，他引兵從梅州到江西去。起初幾仗，還打得好。後來，元江西宣慰使李恆，自己帶了兵來打天祥，因爲衆寡不敵，天祥兵敗了，逃到山上去，因爲山路險要，有一個大石頭把路擋住了，所以追兵沒有趕着。妻，妾，子，女，都捉去了。

一天元兵捉住趙時賞，問他：

「你姓什麼？」

他說：

「我姓『文』。」

大家以爲是文天祥，把他捉到後面請賞去了。假文天祥捉去了，真文天祥反逃走了。天祥同他的母親曾夫人，兒子道生，一同跑到汀州去。

次年，帝昞（吉王）因爲元兵來攻，乘船同衛王楊太妃航海逃走，到了潮州，帝昞死了。汀州也早已失守了。

帝昞死了之後，宋朝的骨肉，只剩了信王昺一人了。昺卽位匡山。改元爲「祥興」。用天祥爲少保信國公，職位還是照舊。那是軍中大疫流行，天祥的母親和他的兒子道生，俱染着瘟疫，完全死了。但天祥並不以家破人亡，滅却他的愛國熱忱。那時劇盜劉興，陳懿，爲害潮州一帶。天祥自己帶兵，進據朝陽，把劉興殺了，陳懿逃到山寨中去。後來元朝的張弘範，帶了大軍，從

漳州，泉州，向潮州進攻，水陸並進。可恨那大盜陳懿，竟用船接濟弘範的水兵，十二月二十日那天天祥正在營裏，同許多客人吃飯，敵人從五坡嶺攻進來了，天祥自己想想，這回一定不能走掉了，他就把藏在身上的龍腦香，偷偷地吞了下去。敵人把天祥擁上馬，他討水來喝，想快點死，那



敵人把天祥擁上馬

裏知道，水到肚裏，把龍腦香全冲到腸裏，大瀉下來了。他並沒有死。

天祥被捉到和平，見着弘正，他滿口大罵，要弘正把他殺掉。弘正竟不肯殺。過了七天，到潮陽，見着張弘範。他馬上拿劍自殺，也沒有成功。張弘範命左右，叫天祥拜。

天祥說：「我能夠死，不能夠拜！」

弘範說：「你從前見巴顏時，我也在旁邊。」他也遂不强迫天祥了。

次年正月二日，弘範把天祥裝在海船裏，到崖山去。弘範叫他寫信給張世傑，勸他投降。

天祥說：「自己不能救父母，却叫旁人反叛父母，那裏可以。」

呢？」

弘範還是逼着他寫，他遂寫自己做的過零丁洋一首詩給他，末兩句說：

「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弘範笑了一笑，也遂不强迫他了。從此，待天祥更好，更有禮貌。

那年二月，崖山攻破了。丞相陸秀夫請於太妃，說：

「臨安的母親同兒子（指恭帝母子）已經受辱了，殿下不能再受辱。」

他把自己的妻子多沉到海裏去。自己抱了祥興帝，跳到海裏

去，太妃宮人以下，也跟他跳到海裏去了。將士官僚，不肯投降元朝，一齊投海死的，有好幾十萬人！

天祥聽見這個消息，十分悲哀，曾做了一首長歌弔他們。

十四日，弘範在軍中，請大家喝酒。他舉起酒來，從容告訴

天祥說：

「國亡了，忠孝的事情，也已經盡了。你改換心思，服事大

元，正同服事大宋一樣。大元的丞相

除了你還有那個呢？」

天祥流下眼淚來了，他說：

「國亡了，沒有法子挽救，做臣子的，真是死有餘辜了。那

裏還敢再逃死，有兩樣的心思呢？」

弘範說：

「國亡了，就是死掉，還有那個來理你？」

天祥說：

「商亡了，伯夷叔齊，不吃周朝的米，不過盡他自己的心罷了，那管有沒有人理？」

弘範聽了這些話，臉色也變了，他就把這些事，奏告元世

祖，世祖叫把大祥，送到京師去。四月二十二日，由廣州動身

五月二十五日到南安。到了江西的時候，把他帶上刑具，因為江

西是天祥的本鄉，怕有人搶他。他這時已經存了一個自殺的心

思，從此不肯吃飯。餓了八天，還沒有餓死。他想，如其餓死荒

邱，志節不白，不如還是從容就義的好。乃仍舊復進飲食了。

七 正氣長存

天祥到了燕京之後，元博羅丞相，叫人好好的待他，天祥這時已經有了死的決心，四天四夜不肯睡覺。元人百計勸他投降，他總是不肯遵依。

十一月九日（元世祖十六年）元丞相博羅叫天祥來相見，左右叫他跪。



左右用盡法子強迫他，他總是不肯跪。

天祥說：「南方人不能跪。」

左右用盡法子強迫他，他總是不肯跪。

博羅的通事，問他說：

「你有什麼話說呢？」

天祥說：

「自古國家，有興即有廢。帝王將相，滅亡慘殺，那一代沒有？我因為盡忠於宋，所以到了今天。死便罷了，還有什麼話說。」

又問他：

「還有話說麼？」

天祥說：

「我是宋丞相，宋亡，義當死，還有什麼話說？爲北朝所捉，請你們快殺好了！」

博羅問他：

「自古的丞相，有把宗廟，城郭，土地，給了他人，自己反逃走的麼？」

天祥答：

「做丞相而把國家送給旁人，這一定是賣國的臣子。賣國的臣子，是不必逃走的，逃走的，一定不是賣國的臣子。我從前奉命爲丞相，不肯就職。後來奉使到巴顏軍前，被他拘禁起來。不幸有賊臣賣國，國亡是應該死的。但因爲度宗皇帝，有兩個兒子在浙江的東邊，老母又在兩廣，所以逃走了。」

博羅問了許多話，後來又問：

「你立了兩個皇帝，有什麼用處？」

天祥說：

「立君所以保存國家，這是做臣子的責任。至於成功不成功，那是天的事了。譬如父親母親有病，做兒子的，沒有不肯用藥請醫生的道理。不肯用醫藥，就不能算是兒子了。天祥到了今天，有死而已。何必多說話。」

博羅說：

「你要死得快，我偏不讓你死得快！」

天祥說：

「要死就快些，爲什麼不快呢？」

自此以後，天祥在兵馬司獄中，囚了四年，兵馬司天祥所住的地方，狹小得很。四面多是泥土的牆壁。窗小屋暗，每到夏天，各種氣味臭污沖人，大雨淋時，床几盡溼。天祥住了兩年的時候，曾做了一首正氣歌。那是很有名的詩歌。我們抄在下面：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



天祥住了兩年的時候，曾做了一首正氣歌

形：

下則爲河獄，上則爲日星。

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

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論。

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

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

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

或爲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
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
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
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
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
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
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黑。
牛驥同一皁，雞栖鳳凰食。

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
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
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
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
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
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
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昔。
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我且試把這首正氣歌，譯做白話散文吧，雖然這是不可能的事。天地間有一種正氣，由這種正氣發出的形狀是不一定的。在下面就是河嶽，在上面就是日星。在人類之間，就是一種

「浩然」之氣。在廣漠的天地中，這種氣是無所不在的。當國家平安的時候，這種浩然之氣，也在朝廷上大放光明。時窮可以看見人的節烈，這種節烈之氣，在歷史上也一個一個地寫着的。在齊國的時候，有大史的簡牘，是不肯亂寫的。在晉朝的時候，有董狐的直筆，是一筆不苟且的。在秦朝的時候，有張良的椎，在漢朝的時候，有蘇武在匈奴持節，不肯投降。如嚴將軍的頭，如嵇侍中的血，如張睢陽的牙齒，如顏常山的口舌，都是不怕犧牲的。或同遼東帽一樣，操守是很高潔的，正同冰雪一般的高潔。或同出師表一樣，鬼神也爲他的壯烈而哭。或同渡江的楫一樣，慷慨想吞滅匈奴，或同擊賊笏一樣，把逆豎的頭多打破了。這都是一浩然

「之氣，隨處表現的，萬古千秋，猶使人想像他們的忠烈。這種忠心耿耿之氣，可以貫穿日月，死生有什麼緊要呢！天地是靠這種「浩然」之氣，纔能夠存在的。三綱是應該尊重的，道義是人的根基。可嘆我遇着這樣的厄運，這也是部屬不出力的緣故。衣冠不整，做了囚人。坐着囚車，到極北去。就是油鍋煎身，也同吃糖一樣，一點不怕。這正是臣子盡忠，求之不得的事。房屋陰黯，鬼火夜現。黑漆漆的春夜，何等的無聊呢。牛呀，千里馬呀，同在一槽。鳳凰同雞，食在一處。一朝生命同露水雲霧一般的消滅，作溝中的枯骨，也是分內的事。這樣再經幾年，百種妖氣，自然會消滅了。可嘆這個水浸的濕地，正是我的安樂國。那裏有什麼

旁的繆巧呢？爲什麼陰陽之氣，不能相賊呢？因爲忠心耿耿的緣故。仰面而看，盡是白色的浮雲。我的悲哀的心呀，真是沒有終了的時候。蒼天呀蒼天，爲什麼這樣的糊塗呢？哲人是很遠了。典刑也是不久的事罷。風簷底下，展開書來看。看。古道光明，照人顏色。

我的翻譯雖然不好，也可以懂得大意罷。我們可以在正氣歌中，看見天祥的一片忠心，這一片忠心，是千古不朽的。

元世祖十九年，十二月間，世祖叫天祥來，問他：

「你要用待宋朝的心思來待我，當用你做丞相。」

天祥說：

「天祥爲宋丞相，安能再事二姓。請賜一死，就滿足了。」

世祖猶不忍，左右都勸他把天祥殺了，以成就他的志尙。十二月初九日，召天祥出獄，他經過街市，意氣揚揚，一點愁苦之態也沒有。路上看見的人，莫不悲哀流淚。

他被殺的時候，只有四十七歲。在他的衣帶間，找着一篇絕筆自贊：

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
所爲何事？

而今而後，
庶幾無愧。

這幾句話，够做偉大的文天祥的自傳引。



101663(57)



中華民國玖叁年拾壹月叁日

購得

中國名人
故事叢書

文天祥

(全一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四版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著者

章衣萍

發行者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海四馬路四二四號

話九一九二三

報掛號五七九八

兒童書局總店

國家圖書館



002878550

臺灣商務印書館
電話五三六九



2.8526

74

66

籍